普拉多博物馆：比自己的世界活得更久的画

被处决国王的收藏被分给债主，宫殿大厅被拆散，聋画家墙上的壁画被整片切下。十五幅普拉多的画，以及它们各自熬过的东西。

封面: 农神吞噬其子 · 1819 · 弗朗西斯科·戈雅 · 普拉多博物馆

世界博物馆系列

普拉多博物馆：比自己的世界活得更久的画

查理一世被处死之后的那几年，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奉命做两件事：买下死去国王的画，并且绝不说出买主是谁。运抵马德里的这批作品，正是今天普拉多的核心。

本书用七章追随这批收藏，也追随它熬过的那些房间。一座挂满提香与鲁本斯的宫殿，画作密到反过来支配了建筑，直到建筑被拆除。一个宫廷，委拉斯开兹从内部一再描绘，最后画下了自己所站的那个房间。王室在王朝正在散架的时刻站到戈雅面前；而他画在自家墙上的那些壁画，后来被从灰泥上剥下运走。一座为自然科学动工、最终以画馆开放的建筑。还有一场战争，把整座博物馆装上卡车送出了国境。

一幅一幅地看：每一幅究竟熬过了什么。

MUSESCOPE 版本

世界博物馆系列 · 简体中文版
2026年初版 · 2026年7月29日 修订
撰文与研究：MuseScope
作品图片来自Museo Nacional del Prado藏品与维基共享资源。完整来源见书末。
原文、翻译与版式设计 © 2026 MuseScope，采用 知识共享 署名-禁止演绎 4.0 国际 (CC BY-ND 4.0) 许可协议。
本 PDF 可在标注 MuseScope 的前提下原样复制与转发。
作品图片及第三方素材不在本许可范围内，其权利状态以各自的版权说明为准。
原文可在 MuseScope 网站阅读。
阅读、聆听、继续探索：musescope.app
支持: support@musescope.app
Instagram: @musescope.app

目录

第一部分　被处决的国王留下的收藏 05

第二部分　当画统治一座宫殿 07

第三部分　宫廷内部的委拉斯开兹 11

第四部分　戈雅看着宫廷散架 12

第五部分　变成博物馆的那座建筑 18

第六部分　普拉多如何发明了西班牙绘画 20

第七部分　当画失去了博物馆 22

书中的作品 25

参考与延伸阅读 26

在 MUSESCOPE 应用中继续 27

人间乐园 · 1490 · 希罗尼穆斯·博斯 · 普拉多博物馆

第一部分　被处决的国王留下的收藏

1649年1月30日，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穿过自己的宴会厅，走向自己的刑场。他头顶上的那面天花板，是他二十年前请鲁本斯画的。断头台搭在楼外，紧贴着二层的一扇窗。整件事前后大约半小时。

半年后，议会表决卖掉他的画。这批收藏有一千五百件左右，是北欧任何人在一生之内攒出来的最好的一批。它被拆成一个个拍品，抵给国王的债主，代替现钱。

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叫阿隆索·德·卡德纳斯。腓力四世给了他两条指示：值钱的都买下来，无论如何不许说出买主是谁。马德里悄悄去了一位死去国王的清仓现场。

神圣家族 · 1518 · 拉斐尔 · 普拉多博物馆

拉斐尔的《神圣家族》就是这样离开英格兰的。

画面上没有任何东西预告后来发生的事。圣母把圣婴搂在膝前。小约翰递过一只果子。圣安娜俯身看着两个孩子。手、身体和垂下的目光在孩子四周合拢，把别的一切挡在外面。

拉斐尔画这个场景，比白厅那天早了一百三十年，画的是私人祷告用的画。国王被处决后，画落到一位债主手里；卡德纳斯用首相唐·路易斯·德·阿罗的钱从他那儿买下，阿罗把画送给了腓力四世。

接下来是普拉多爱讲、却谁也证实不了的一段。据说国王见到这幅拉斐尔时说："这是我所有画里的珍珠。"这句话无从查证。绰号倒是留下来了，西班牙宫廷从此把这幅画叫作《珍珠》，一直叫到今天。

一个宫廷垮掉，另一个宫廷因此变阔。腓力四世能得到一幅拉斐尔，是因为伦敦砍了一位国王的头，他的收藏不再属于任何人的完整。

大收藏几乎都是这么长起来的。画作通过联姻、遗产、外交馈赠、买卖和国家灾难换手。一幅画能比它的主人、他的宫殿和他的国家活得更久。

安德罗斯人的酒神节 · 1523 · 提香 · 普拉多博物馆

另一幅画到腓力四世手上，前面的毁坏要安静得多。有人把它原本所在的那个房间拆了。

提香的《安德罗斯人的酒神节》，是为费拉拉阿方索一世·德斯特的雪花石膏小间画的。画布上挤满了人、酒和动作。他们喝、跳、睡，互相倾身。前景里一个裸体女子正睡着，一条手臂甩到脑后。右下角有个男孩撩起衣襟，往草里撒尿。

再往下，在狂欢者的脚边，摊着一张乐谱，上面的音符是能读出来的。那是阿德里安·维拉尔特的一首卡农，配法文歌词：喝了不再喝的人，不懂什么叫喝酒。提香把一首酒歌画进了画里，今天还能唱出来。

阿方索的那个小间不是陈列杰作的大厅。那是一间狭窄的私人房间，几幅神话题材的画在里面一起工作，题材、颜色和节奏从一面墙延续到另一面墙。客人走进去，是走进了一个整体，而不是站在一幅画前面。

1598年费拉拉划归教皇国，红衣主教彼得罗·阿尔多布兰迪尼把小间里的画带回了罗马。又过四十年，《酒神节》到了马德里。

画布留了下来。房间没有。

靠文献和幸存的同组作品，研究者能复原哪幅挂在哪里。第一批观众、那个宫廷的习惯、第一次推开那道门的人当时的感受，谁也还不回来。

这两幅画进了王室收藏，两百年后普拉多正是从这批收藏里长出来的。一幅来自倒台的王朝，一幅来自被拆掉的房间。腓力四世布置自己的宫殿是另一套办法：他专门订画，而画在那里做的事不止装饰。

第二部分　当画统治一座宫殿

1630年代，马德里的布恩雷蒂罗宫里出现了一间“王国厅”。战争画歌颂胜利。骑马像把王室成员画成统帅。赫拉克勒斯出现在好几幅画上，把这个王朝接到一种古老的力量上。

来客不必一幅一幅去研究。一面墙上迎接他的是胜利，另一面墙上是王权，而王朝未来的许诺在所有人头顶展开。这些画很早就在一起起作用，那时它们中还没有哪一幅单独出名。

布雷达的投降 · 1635 · 迭戈·委拉斯开兹 · 普拉多博物馆

巴尔塔萨·卡洛斯王子骑马像 · 1634 · 迭戈·委拉斯开兹 · 普拉多博物馆

委拉斯开兹的《布雷达的投降》是这套方案的一部分。画面中央，荷兰指挥官纳索的胡斯蒂诺把城门钥匙递给西班牙将军斯皮诺拉。斯皮诺拉伸手托住他的胳膊，不让他跪下去。

西班牙队列后面立着一片竖直的长矛，间距均匀、密实，一直冲出画面上沿。左边的战败一方没有这样的东西：队形松散，头低着，看不出章法。画里的西班牙人并不比荷兰人更强，他们更有组织，而委拉斯开兹只用一排木杆就把这话说完了。西班牙人索性管这幅画叫《长矛》。

委拉斯开兹并不在布雷达。他画的那个动作，几乎可以肯定从未发生。

厅里另外一些画让这场凯旋变得复杂。胡安·包蒂斯塔·马伊诺画收复巴伊亚，把伤者和受苦的人放在前景，紧挨着军事上的成功。帝国在马德里被歌颂，仗却打在一个大洋之外，宫廷把那场战争当作一台戏来看。

这间厅也谈未来。在《巴尔塔萨·卡洛斯王子骑马像》里，一个孩子勒住一匹人立的马，身下展开辽阔的风景，他看上去早在能够统治之前就已经准备好发号施令。

布雷达的投降 · 1635 · 迭戈·委拉斯开兹 · 普拉多博物馆

巴尔塔萨·卡洛斯死于1646年，十六岁。他没有等到王位，而这幅像继续展示着一个没有到来的未来。

王国厅作为一台政治戏剧，没能比它的主人活得更久。画从墙上取下来，散到不同的地方，它们之间的关系断了。凑近看，《布雷达的投降》反而更好读：手势看得清，两支队伍的阵形也看得清。只是观众四周不再有别的胜利、别的英雄和别的王室肖像，而那间厅的论点本来就靠它们撑起来。

博物馆保住了画。那间厅得在脑子里重新搭起来。

委拉斯开兹是从里面认识那个世界的。他既是国王的画师，也是宫里的官员，而在那座宅邸里，位分和职务决定一切。有一天他把整台机器都画了下来，连自己也画进去。

第三部分　宫廷内部的委拉斯开兹

《宫娥》正中站着一个穿浅色裙子的小女孩。那是玛加丽塔公主。两名侍女朝她俯身。前面是一个女侏儒、另一名侍从和一条昏昏欲睡的大狗。深处一道敞开的门里，宫廷总管停在台阶上。左边，委拉斯开兹站在一块高高的画布前，目光越过画面，看着我们。

后墙上挂着一面镜子，镜中映出腓力四世和王后玛丽安娜。也许他们正站在我们仿佛站着的位置。也许镜子映的是委拉斯开兹正在画的那块布。这幅画拒绝给出答案。

委拉斯开兹胸前有一枚圣地亚哥骑士团的红十字，那是他追求多年的贵族标记，直到1659年才拿到，比这幅画完成晚了三年。十字是在画完之后、他去世之后才添上去的。传说说是腓力四世亲自提的笔。没有任何证据，几乎可以断定是假的，可这个故事太好，没人舍得让它死掉。

现在看公主的左脸颊。

1734年的平安夜，马德里的阿尔卡萨宫起火。火烧了四天，宫殿被毁，王室收藏里数百幅画随之烧没。《宫娥》被抬了出来。画布烧焦的边被裁掉，高温让局部颜料起翘，宫廷画师胡安·加西亚·德米兰达重新画了公主的脸颊。我们看了这张脸将近三百年，什么也没看出来。

这幅画不只熬过了宫殿，也熬过了宫廷。这个场景当年扫一眼就能读懂，那样的世界随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一起结束了；画里的人从同事变成了历史人物，他们的职务如今需要解释。

公主吸住视线，国王和王后却只以倒影出现。委拉斯开兹就站在我们正前方，画布却背对着我们，上面是什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深处那道门通向宫殿更里面，台阶上的人可能在进，也可能在出。

这些空隙里长出了一整座图书馆。人们把《宫娥》读成关于绘画的论断，关于画家地位的论断，关于国王在场的论断，关于观看本身的论断。没有哪一种读法终结过这场讨论。

当这幅画进了公共博物馆，站到它面前的，是当年连宫门都过不去的人。西班牙最封闭的一个房间，变成了谁都能走进去的地方。

委拉斯开兹画的宫廷看上去还很牢固。戈雅接手的是另一个。

第四部分　戈雅看着宫廷散架

1800年，戈雅画了《查理四世一家》。十三个人穿着丝绸、勋章和钻石，在他面前站成一排。王后玛丽亚·路易莎几乎站在正中，查理四世在她旁边。戈雅站在后面的暗处，面对一块大画布，位置正是一个半世纪前委拉斯开兹给自己安排的那个。

人们习惯说这幅画是暗讽。五十年后，泰奥菲尔·戈蒂耶写道，国王和王后像是街角面包师和他妻子刚中了头彩，这句话从此被反复引用。这种诱惑不难理解：戈雅没有美化任何人。可是没有证据说明他想画一幅漫画，这是官方委托，国王也很满意。戈雅画下来的，是沉重的衣料、涨红的脸、笨重的身体，以及亲人之间那种别扭的距离。

查理四世一家 · 1800 · 弗朗西斯科·戈雅 · 普拉多博物馆

裸体的玛哈 · 1800 · 弗朗西斯科·戈雅 · 普拉多博物馆

大约同时，他画了一个躺在垫子上、没穿衣服、正面看着观者的女人。

《裸体的玛哈》挂在西班牙权势最大的人曼努埃尔·戈多伊的私室里，旁边是穿衣服的那一幅。她是谁，没人知道。传言几乎立刻点了阿尔巴公爵夫人的名；这说法没有可靠依据，故事已有两百年，还会比我们活得久。

1808年戈多伊倒台，财产被王室没收。1813年宗教裁判所把两幅《玛哈》都查抄了。1815年5月，戈雅被传到法庭，要他说清楚这些淫画是谁订的、画上的女人是谁、他到底想表达什么。画作1836年才发还，又在圣费尔南多美术学院一间上锁的屋子里放了六十五年。《裸体的玛哈》1901年才进普拉多，比博物馆开馆晚了八十二年。

那时候，宗教裁判所已经不存在将近七十年了。

回到1808年。在查抄和法庭之间，法军开进马德里。5月2日，全城起事。当夜开始枪决。

这两天，戈雅到1814年斐迪南七世回国之后才动笔。委托是官方的，纪念性的。画出来的东西不是典礼。

在《1808年5月2日》里，身体和武器从各个方向撞在一起，起事者把骑手从马上拽下来，面孔全都扭曲。人群没有中心，眼睛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1808年5月2日 · 1814 · 弗朗西斯科·戈雅 · 普拉多博物馆

《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里有一盏灯。灯放在地上，只照亮待决的人，别人一概不照。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举起了双臂。他对面站着一排士兵：后背、腿、枪，所有枪管一个角度。一张脸也看不见。

这两件事戈雅都没有亲眼看到。我们记住的，却是他画的样子。

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 · 1814 · 弗朗西斯科·戈雅 · 普拉多博物馆

他最可怕的作品不是给谁看的。1819年他在马德里城外买了一栋房子，叫“聋人别墅”，名字来自上一任主人。那时戈雅已经聋了十五年。

他在其中两个房间直接往灰泥上画，画给自己。他当时想的是什么，无从知道，我们现在用的标题都是很久以后才安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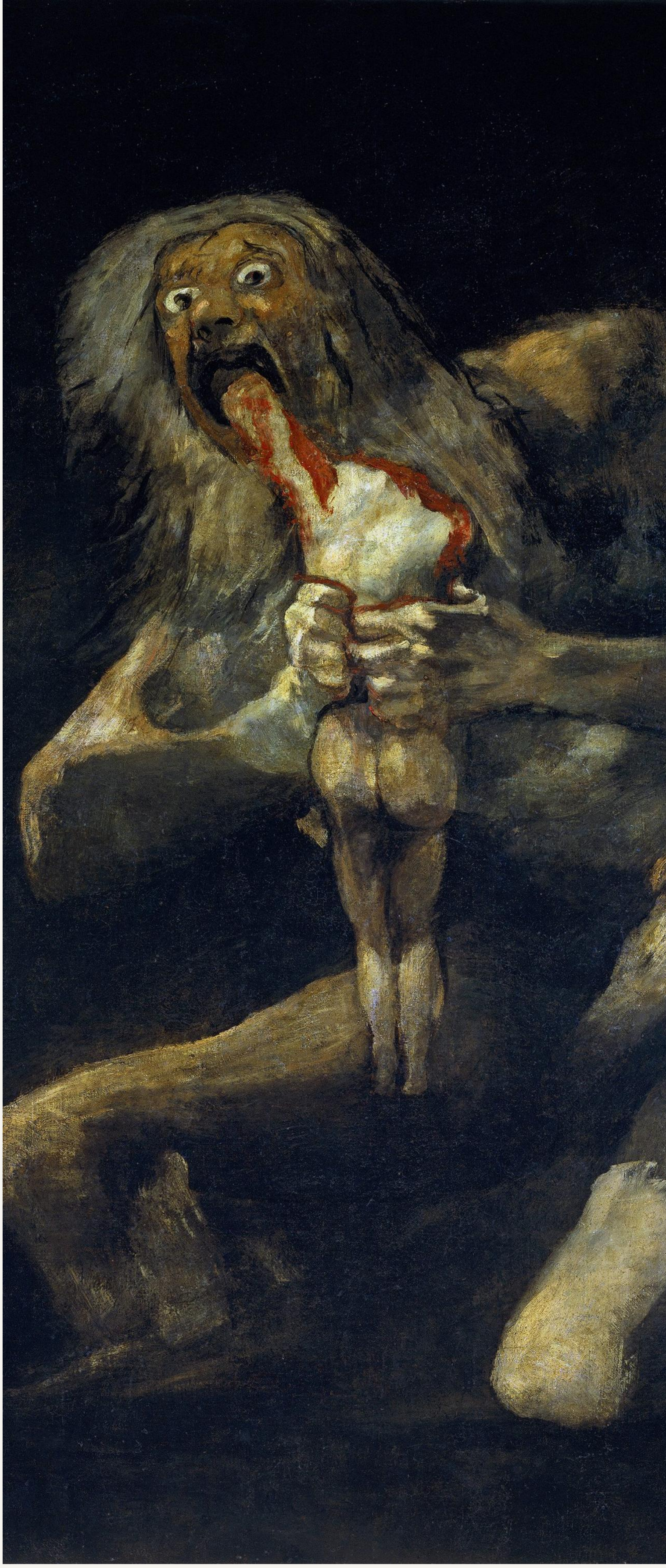
在如今叫作《农神吞噬其子》的那幅画里，一个巨人双手攥住一具残缺的身体，咬了下去。眼珠从黑暗里凸出来。手指压进肉里，压得能看见肉在陷。

半个世纪后，法国银行家埃米尔·德·埃朗热男爵买下了这栋房子。他雇了修复师萨尔瓦多·马丁内斯·库贝尔斯，把墙上的画揭下来移到画布上，这是一项困难而冒险的操作。随后男爵把这批东西带到1878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标价出售。

没有人买。一块都没有。

1881年，男爵因为卖不掉，把这些画捐给了西班牙国家。欧洲艺术里几幅最有名的画，就是这样以滞销品的身份进了普拉多。

而且它们进来时已经变了。挂在博物馆里的，不是戈雅当年动笔的那层灰泥，是从灰泥上揭下来、再固定到新底子上的那层颜料。



农神吞噬其子 · 1819 · 弗朗西斯科·戈雅 · 普拉多博物馆

《狗》来自同一栋房子。一道陡峭的土坡或阴影上方，露出一个小小的狗头，再往上，画布有四分之三是空的。西班牙文标题说它半沉着，几乎所有人都想当然地认为它在溺水。画本身并不能证明。这条狗可能被埋住、被卡住、被遮住，也可能只是在抬头看什么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它确实有东西可看。四周墙上还有别的画，什么挨着什么，是戈雅自己定的。那个次序丢了，狗就剩下了自己。

把它割下来的那栋房子早就拆了。收下它的那座建筑，起步比戈雅早得多，而且当初根本不是博物馆。

狗 · 1819 · 弗朗西斯科·戈雅 · 普拉多博物馆

作为普拉多博物馆创建者的布拉甘萨王后玛丽亚·伊莎贝尔 · 1829 · 贝尔纳多·洛佩斯·皮克尔 · 普拉多博物馆

第五部分　变成博物馆的那座建筑

一件1786年的建筑模型，呈现出一座狭长而严整的建筑，两端外凸，入口居中。模型是谁做的，不清楚。设计出自胡安·德·比利亚努埃瓦，卡洛斯三世下的订，用途是一座自然史陈列馆：矿石、标本、植物腊叶。

这座房子是为科学盖的，眼看就要完工。然后1808年法军进了马德里，没完工的厅堂被改成兵营，地下改成军械库。自然史陈列馆一天也没开过。

战后，斐迪南七世决定把这里改成王家绘画馆。他的妻子玛丽亚·伊莎贝尔·德布拉甘萨负责改造和布展。

博物馆1819年11月开门。第一本目录收了311幅画，而王室收藏当时超过一千五百幅。

这份陈列是一次挑选。有人决定了哪些画代表这批收藏、怎么归类、公众先看到什么。一千多件留在了门的另一边。

观众得到的，是这一切集中在一个地方。几百年来散在各处王家宅邸里的画，终于可以摆在一起比较：拉斐尔和别的意大利人，早期的委拉斯开兹、宫廷时期的委拉斯开兹和晚期的委拉斯开兹，一个下午就能看完。为祷告、为典礼、为某人私室画的画，进入了一部公共的艺术史。

它们从前的经历没有消失。只是从此按作者、画派和时期排列，而这些分类，当初的订画人一个也没想过。

开馆十年后，贝尔纳多·洛佩斯·皮克尔把玛丽亚·伊莎贝尔画成了博物馆的创立者。她坐在图纸旁，抬手指向那座建筑。她那时已经去世十一年。

这幅像给创立史配了一张好记的脸。实情要复杂些。权力在斐迪南七世手里。建筑是比利亚努埃瓦的，而且本来不是为画盖的。收藏用了三百年才攒成。玛丽亚·伊莎贝尔做了很多事，但普拉多不是哪一个人建起来的。

博物馆越来越大，开始接收从来不属于国王的东西。国家关闭修道院、解散宗教团体；房子改作他用，祭坛画被拆开。碎片一批批运往马德里。

第六部分　普拉多如何发明了西班牙绘画

埃尔·格列柯的《五旬节》，本来就不是画来单独看的。

圣母几乎坐在正中，使徒和其他人抬头向上，小小的火舌落在他们身上。手朝着光举起来。被拉长的身体把视线一路带到画布上沿。

这幅画属于马德里“阿拉贡的玛丽亚夫人学院”的一座祭坛。周围是同一批订件里的其他画，祭坛的结构定死了它们的高度和次序，做礼拜的时候，信众是从下往上、在烛光里一次看到整体的。

十九世纪，关闭的修道院里的作品被集中到特里尼达博物馆。1872年特里尼达并入普拉多，格列柯这批订件里的五幅一同过来。

在博物馆里，这些画能保存，也能研究。祭坛拆了，礼拜结束了，相邻的画换了次序挂着，而当初画这一切所为的那件事，空转着。

然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格列柯生前被看作一个偏远而难懂的画家，死后一个世纪几乎被忘干净。在普拉多，他的画第一次成批地聚到一处：不是这座教堂一幅、那间小堂一幅，而是十来幅挂在同一面墙上。人们看见了完整的他。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欧洲重新发现格列柯的时候，人们就是到这里来发现的。

五旬节 · 1600 · 埃尔·格列柯 · 普拉多博物馆

整个西班牙画派也是同样的遭遇。把画按作者、按世纪挂起来，普拉多让人可以用一天走完西班牙绘画史——而在此之前，这段历史不存在于任何人的脑子里，因为没有地方能看到它。进入这段历史的作品，大多是在失去了一座祭坛、一所修道院、一座宫殿或一间私室之后才进去的。

普拉多不只是保住了西班牙绘画。在相当程度上，它把西班牙绘画发明了出来：发明成一条线索，一个画派，一件可以沿着走过去的东西。

手按胸膛的贵族 · 1580 · 埃尔·格列柯 · 普拉多博物馆

这件事是有代价的，而一幅肖像把代价显示得最清楚。画布完好，什么也没发生，可画上的人还是变成了另一个人。

《手按胸膛的贵族》上，一张苍白的脸从黑衣里浮出来。侧面露出剑柄。右手按在胸口，手指摆得古怪，中指和无名指并在一起。他叫什么，没人知道。

十九世纪起，人们开始从他身上看出西班牙式的荣誉、西班牙式的严峻、西班牙式的虔诚。他上了书封，进了课堂，成了一个民族的面孔。这些都在描述看画的人，没有一条在描述画上的人。

在展厅里，一块祭坛的残片看上去和一幅为私人书房画的肖像一样完整。布展把所有东西拉平，一分钟以后，人就不再追问哪件东西从哪里来。

到二十世纪，一切看上去像是永久定下来了。然后炮弹落到了马德里。

第七部分　当画失去了博物馆

1936年11月5日，普拉多的馆方接到疏散收藏的命令。

内战正在打，城市挨着轰炸。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艺术财产保护委员会”的人把作品取下来，记录状况，钉箱子，装车。前后一共二十二个车队、七十一辆卡车、一千八百六十八只箱子。

在托尔托萨的埃布罗河桥前，车队停住了。装《宫娥》的箱子过不去桥拱。带队的军官提出了最省事的办法：把画从内框上取下来卷起来。

宫娥 · 1656 · 迭戈·委拉斯开兹 · 普拉多博物馆

修复师曼努埃尔·阿尔佩·雷塔米诺回他说，那得先从他的尸体上过去。阿尔佩知道，三百年的颜料一弯画布就会崩落。他吵赢了，车队绕远路换了另一处过河。

后面是巴伦西亚，然后是巴塞罗那，然后是加泰罗尼亚北部，1939年2月箱子抵达日内瓦。里面装着的画，此前已经熬过伦敦的一场处决、费拉拉一间被拆掉的房间、阿尔卡萨宫的大火、宗教裁判所的一次审讯，以及戈雅那栋房子的拆除。现在它们还得熬过那座本该保护它们的博物馆。

它们1939年9月回来。欧洲恰好在那几周里开始了又一场战争，这批箱子从两场战争的缝里挤了过去。

人间乐园 · 1490 · 希罗尼穆斯·博斯 · 普拉多博物馆

这一连串借来的家，在《人间乐园》上看得最清楚。

1517年前后，这件三联画在布鲁塞尔拿骚家族的宫里，意大利旅行者安东尼奥·德贝亚蒂斯在那里见到并记了下来。1568年，奥兰治的威廉的财产被没收。1591年腓力二世买下这件作品，送进埃斯科里亚尔，放在自己身边。画板1933年到普拉多，此后一直在这里，尽管产权属于另一个机构——国家遗产局。

它的路线，比它的用意记录得清楚。谁订的，有争论。整件作品是什么意思，没人知道。

把两翼合上：外面是一个透明球体里苍白扁平的世界。打开：左边是一个古怪的乐园，中间挤满身体、果实、鸟和脆弱的构筑物，右边是黑暗、和人一般高的乐器，还有一套非常勤勉的刑罚机械。

同样的形状在各块画板之间反复出现，只是翻了过来。中间被享用的东西，到了右边成了刑具。看得越久，任何一种整齐的解释就剩得越少。

同时代的人从中闻到了异端的味道。1605年，埃斯科里亚尔的图书管理员何塞·德西古恩萨修士写下了至今关于他最好的一句话：别人画的是人从外面看上去的样子，这个人却有胆子把人里面的样子画出来。

这件三联画走过一座宫殿、一次没收、一所修道院和一座博物馆。没有哪一处解释得了它。

神圣家族 · 1518 · 拉斐尔 · 普拉多博物馆

宫娥 · 1656 · 迭戈·委拉斯开兹 · 普拉多博物馆

农神吞噬其子 · 1819 · 弗朗西斯科·戈雅 · 普拉多博物馆

裸体的玛哈 · 1800 · 弗朗西斯科·戈雅 · 普拉多博物馆

狗 · 1819 · 弗朗西斯科·戈雅 · 普拉多博物馆

这些画每一幅都带着自己遭遇的痕迹。拉斐尔那幅，带着一位西班牙国王给的绰号。《宫娥》带着被裁掉的边，和一块在委拉斯开兹死后七十四年由别人重画的脸颊。《农神》带着一块画布，那里原本是一堵墙。《裸体的玛哈》带着将近一个世纪的闭门。《狗》带着一片空白，那里原本是房间的其余部分。展厅里的说明牌不会讲这些。

但现在你知道该往哪儿看了。

书中的作品

按出场顺序共15件

神圣家族
拉斐尔 · 1518 · 普拉多博物馆

安德罗斯人的酒神节
提香 · 1523 · 普拉多博物馆

布雷达的投降
迭戈·委拉斯开兹 · 1635 · 普拉多博物馆

巴尔塔萨·卡洛斯王子骑马像
迭戈·委拉斯开兹 · 1634 · 普拉多博物馆

宫娥
迭戈·委拉斯开兹 · 1656 · 普拉多博物馆

查理四世一家
弗朗西斯科·戈雅 · 1800 · 普拉多博物馆

裸体的玛哈
弗朗西斯科·戈雅 · 1800 · 普拉多博物馆

1808年5月2日
弗朗西斯科·戈雅 · 1814 · 普拉多博物馆

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
弗朗西斯科·戈雅 · 1814 · 普拉多博物馆

农神吞噬其子
弗朗西斯科·戈雅 · 1819 · 普拉多博物馆

狗
弗朗西斯科·戈雅 · 1819 · 普拉多博物馆

作为普拉多博物馆创建者的布拉甘萨王后玛丽亚·伊莎贝尔
贝尔纳多·洛佩斯·皮克尔 · 1829 · 普拉多博物馆

五旬节
埃尔·格列柯 · 1600 · 普拉多博物馆

手按胸膛的贵族
埃尔·格列柯 · 1580 · 普拉多博物馆

人间乐园
希罗尼穆斯·博斯 · 1490 · 普拉多博物馆

另有提及: 穿衣的玛哈

画家

迭戈·委拉斯开兹
1599–1660

埃尔·格列柯
1541–1614

弗朗西斯科·戈雅
1746–1828

希罗尼穆斯·博斯
1450–1516

胡安·包蒂斯塔·马伊诺
1581–1649

彼得·保罗·鲁本斯
1577–1640

拉斐尔
1483–1520

提香
1488–1576

博物馆

普拉多博物馆
马德里

书中每一件作品在 musescope.app 上都有自己的页面。

参考与延伸阅读

参考文献

普拉多及其收藏的历史

普拉多国家博物馆。博物馆历史。

普拉多国家博物馆。馆藏。

普拉多国家博物馆。王国厅。

普拉多国家博物馆。特里尼达博物馆与普拉多。

普拉多国家博物馆。受保护的艺术：西班牙内战中的艺术遗产抢救。

王室收藏、宫廷文化、委拉斯开兹与戈雅

Brown, Jonathan. *Kings and Connoisseurs: Collecting Art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Brown, Jonathan, and J. H. Elliott. *A Palace for a King: The Buen Retiro and the Court of Philip IV*. 修订版.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lpers, Svetlana. *The Vexations of Art: Velázquez and Othe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Tomlinson, Janis A. *Goya: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Mena Marqués, Manuela B. *Goya in Times of War*. Museo Nacional del Prado, 2008.

普拉多藏品条目选

拉斐尔。《神圣家族》，即《珍珠》。

提香。《安德罗斯人的酒神节》。

委拉斯开兹。《宫娥》。

戈雅。《裸体的玛哈》。

戈雅。《农神》。

埃尔·格列柯。《五旬节》。

耶罗尼米斯·博斯。《人间乐园》。

作品图片来自普拉多博物馆藏品。档案材料：MaGrc, Wikimedia Commons; Junta del Tesoro Artístico and associated photographers。数字复制来自维基共享资源。细部裁切由 MuseScope 完成。博物馆的名称与标识归各馆所有，此处仅用于指明书中讨论的作品。作品图片来自公有领域的摄影，或依照每幅图片标注的许可使用。正文由 MuseScope 撰写。本书并非由书中所述博物馆出版或授权。在 MuseScope 网站阅读原文 原文、翻译与版式设计 © 2026 MuseScope，采用 知识共享 署名-禁止演绎 4.0 国际 (CC BY-ND 4.0) 许可协议。本 PDF 可在标注 MuseScope 的前提下原样复制与转发。作品图片及第三方素材不在本许可范围内，其权利状态以各自的版权说明为准。支持: support@musescope.app · Instagram: @musescope.app

MUSESCOPE

继续看下去

故事不会停在最后一页

这本书写的是一座博物馆。MuseScope 收录了数千座博物馆、数万件作品，
用同一种语气，讲十种语言。可以读，也可以听，在家里，或者就站在画前。

浏览

数万件作品，每一件都有一段用平实语言讲出的来历。

扫描

正在博物馆里？把镜头对准一幅画，MuseScope 会告诉你眼前是什么。

准备

出发前先走一遍编排好的路线，比如卢浮宫值得看的二十件，到了就知道该找什么。

每一段故事都能听。对某个细部好奇，随时可以发问。

本系列

本书属于「世界博物馆」系列。其余各册见 musescope.app/articles

用手机扫码即可获得应用。用笔记本电脑读书没问题，带着它逛展厅就不行了。

HTTPS://
MUSESCOPE.APP

作为普拉多博物馆创建者的布拉甘萨王后玛丽亚·伊莎贝尔 · 1829 · 贝尔纳多·洛佩斯·皮克尔 · 普拉多博物馆

众多博物馆中的一座。其余的都在应用里。

世界博物馆系列 · 2026
MUSESCOPE 版本 · MUSESCOPE.APP